

緬懷默默無聞老英雄

· 翟永華 ·

在空軍的各類型紀念活動中，抗日英雄永遠就是高志航、劉粹剛等十

餘名烈士的生平介紹，好像除了他們就沒有人了，這點看法，海峽兩岸似乎一致，相信十餘年前如此，十餘年後也是如此。同時，抗戰歷史中也只有記錄戰役的經過，亦少有參與戰鬥的人員姓名；因此，這些人也成為鮮為人知，一群默默無聞的英雄人物。

這批人退役之後，就已在軍中除名，所有一切的軍方活動如抗戰勝利日、校慶、隊慶及空軍節等，似也都與他們無關，不再受邀參加，其主要的是退役時大都為校級軍官，無論這些人有多大的戰功，似乎都不小心被遺忘了。

以至於兩年前，國防部史政編輯室終於因奉命出一本中美聯隊口述歷史「飛虎新傳」而找上我，要我提供一些還健在的老師名單，以方便聯繫前往採訪。我軍方可能早忘了這批人的存在，但中共並未忘了他們，有一次去採訪父親的同學陳柳廷伯伯，閒談中間：「最近您是否有回大陸老家

看看走走？」。

陳老說：「我回大陸老家及旅遊一共三次，每次他們都派有一個人跟著我，監視著我，雖然對我很客氣，但使我感覺很不舒服，我不會想再去了……」。

麥克阿瑟曾有一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對於這句話我有深深的感受，在我與這些老兵相處十餘年的時間裡，眼看著他們一個個的凋零走入歷史，到底會有多少人記得這些人，在抗戰期間及戰後對國家的貢獻呢？使人懷疑。

我的親生父親是位生意人，來臺之後在高雄成立「吉時洋行貿易公司」，代理船務及「克寧奶粉」中南部總經銷，語文能力強，精通中、英、日及俄文，家庭環境非常好，可惜幼年父親因意外去世。幾年後經友人介紹，認識在空軍服務喪妻的田景詳，母親帶著我們兄妹與繼父田景詳（生有二子）結合為一大家庭。直至繼父病逝為止，我們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早已情同父子，兩位大哥、二哥姓

田，我們兄妹四人則未改姓，為此至今還常有人弄不清我們之間的關係。

父親脾氣非常好，從未見他臉紅脖子粗的罵人，求知慾很盛，常見他閱讀各類書籍。也許自小我就喜歡隨著父親跟前跑後，父親也叫得動我做一些事，所以從小我們兩人就很親，也常講一些抗戰經過給我聽，但在當時總認為他是吹牛在講別人的故事，聽聽就算了。對我而言，那些戰爭的故事離我太遙遠了，且總認為不實際，工作賺錢能完成自己的一些夢想才是真實的。

隨著年歲的增長，兄妹各自成家立業，分居美臺等地，父親沒事美臺兩地到處住，自行研究旅遊書後參加旅行團，遊歐洲八國。而我們又怕他老人家在家無聊，因此在父親八十歲大壽時送他一臺電腦，如此一來開始自學上網忙得不亦樂乎。

此外，他也開始到處找資料，在電腦上寫自傳《田家三代》，談他祖父田興恕，十六歲從軍在伙房工作，後加入敢死隊屢戰屢勝，並領導湘軍打敗太平天國，二十三歲成為湖南總都欽差大人（至今湖南鳳凰還有田興恕故居，入場券十元）。聊他的父親田應昭，日本士官學校第四期（老總統學長），清政府武舉人，後投效國

父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建立中華民國；民國元年，任二十旅旅長，官拜中將及湘西鎮守使職北上討伐軍閥。當然，還有他自己自求學、從軍、留美、對日作戰等各時期的回憶，此時對父親當年的抗戰史才有了初步的瞭解，但也止於瞭解並未做深入的探討。該本自傳費時約兩年，印製五十本書分送親友留作紀念。

此時，父親的身體在一場大病後，精神和體力已不如以往，且行動不便；為減輕母親照顧父親的辛勞，我決定休息一段時間，在家陪陪二老。

而這段時間，我是否應為父親做些什麼呢？我把父親的自傳《田家三代》又拿出來仔細看了一次。父親在談論自己的部分並不是介紹的很完整，因此希望能加以補充，跑遍各處大小圖書館尋找資料，結果都沒有「二戰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中國飛行員方面的資料，有的也是翻譯美國人以陳納德將軍為主的「飛虎隊」，及十四航空隊。美方空軍作戰單位「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之史料，基本上是空白，即使有也是一筆輕輕帶過。

就在此時，半個月內父親收到了兩張訃文，他十分感慨的表示一張是同學，另一張是前中隊長，十分難過。此刻，我才深感自己應該開始幫父

親整理自傳了，如父親哪天突然離去，校對的工作誰來做，且如能出版成書，他老人家一定會很高興。於是我開始前往圖書館找資料，但令人失望，全為《美國飛虎隊》的翻譯書籍。皆無介紹「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這方面的書籍，根本無從查起，難怪父親一切都靠記憶來寫這段歷史。

為此，我只能去尋找父親當年戰友或同學。首先，前往父親所屬的「二戰空軍退役人員協會」拜訪，並在協會擔任義工，幫副會長虞為伯伯跑腿辦事，虞伯伯並一同幫忙查閱協會內所有的文史資料。在訪談前輩的工作中，發現每一個人都有著一段不為人知的經過，因個人認為有必要記錄下來，所以為父親整理自傳的工作須稍暫停，從此一頭鑽入了這條不歸路。但迄至今日，父親都已去逝六年還未能完成他老人家自傳的出版。

開始投入訪問工作我才知道，以往沒事到家中竄門子的王松金、關振民、郭汝霖等人都是父親的同批留美同學，也是「中美聯隊」的戰友，每個人都參加了對日抗戰及內戰，有著兩三百次的作戰記錄，都是百戰英雄，但在中國空軍戰史記錄上卻也都少有記載，十分可惜。同時，我也瞭解到原來住的空軍松山新村，小時隔壁



2003年七七事變紀念日，「二戰空軍退役人員協會」17名會員於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聚餐後合影留念，此情此影已成追憶。

鄰居汪正中伯伯（記憶中他是飛總統專機，是一位將軍，家中還住有勤務兵看門，人比較嚴肅）、陸乾元伯伯（在作戰中損失一隻手，每天都帶著一隻假手，只剩一隻手還愛打麻將、又愛開跑車，為人十分爽快，對小孩十分親切），還有我大哥好友的父親蕭振昆伯伯都是這個隊的隊員，這些都是我萬萬想不到的事情。

真可謂萬事起頭難，除了訪問之外，其他方面的史料相片收集工作也並未停止，原本只是想重新整理父親

的自傳，卻成了撰寫整個「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的隊史。而爲了讓全球華人知道此鮮爲人知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我成立個人網站，把所收集寫作的文章製作成網頁放入網站中，讓世人瞭解在對日抗戰史中他們對國家之貢獻，免於爲世人所遺忘。

在此期間得不到任何經費，全憑一腔熱血。同時，在國內外拍賣網站高價購入當年的空軍文物及相片，在別人眼中全是不值錢的垃圾，確也花掉我多年來的儲蓄，但得到了父親的支持和鼓勵，也就全心投入了。此期間，父親成爲我的最佳顧問，每當找到相關文章一定同父親討論是否與中美聯隊有關，如無關係就不使用，因爲以我個人的能力及財力實無法做到整個抗戰期間文史資料之整理工作。

二〇〇五年八月是抗戰勝利六十年，我代表協會自費到北京參加飛虎年會，這也是我第一次與留在大陸的「中美聯隊」隊員接觸。他們在當年都是與父親熟識的同學或戰友，不論是何種原因，地下黨員、叛逃（他們稱起義）、生病無法來臺、自願留下或中共政權穩固後返回參與建設的僑胞，在文革期間全部被鬥，下場都很悲慘，但如今皆已平反成爲普通老百姓，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時才

浮上了臺面。

此行我由臺灣帶去的四樣小紀念品，中美聯隊口述歷史記錄片（皆由本人攝製及剪輯）、一頂協會的中美聯隊帽子，還有臨時將網上文章下載印出《中美聯隊抗戰專集》一書及中美聯隊六十周年抗戰勝利紀念杯，贈送他們。

到達北京入住招待所後，即前往官校第十五期、中美空軍聯隊第五大隊飛行員彭嘉衡伯伯家拜訪，送上小紀念品，近六十年來再一次看到空軍圖案，他非常的激動，充滿感激之情，並表示此書中的人和事他都會經歷過，真是不可多得的書，將傳於子孫讓後人瞭解此段歷史。當時，我贈送的紀念杯被他兒子拿去倒了茶水，他馬上說：「唉！呀呀！不能用此杯，快洗乾淨收起來，這是寶貝！」

返回招待所後，得知官校第十五期、中美空軍聯隊第一大隊一中隊飛行員何培茂夫婦及女兒三人，從天津趕來參加明天最重要的紀念活動。我連忙前往拜會，同時贈上四樣紀念品，何老及家人見到這些東西都樂得合不上嘴，何老忍不住問了我三次：「這些東西是送給我的嗎？」我說：「是的！」，他深怕我只是借他看看要收回去。

何老對那本書看了看說：「這本書寫的太詳細，太好了！我回去一定要看三、四遍！」看著老人家興奮的樣子，心中也非常高興，他們兩位高興的表情出乎我意料之外，所有的辛苦都太值得了。

北京活動結束，這批美國飛虎隊員飛往下一站昆明參觀訪問，我則前往成都舉辦「抗日文物個展」。展覽中，友人特別將住在成都，空官十二期、中美空軍聯隊第一大隊三中隊B-25轟炸機飛行員張義聲伯伯接來，記者們鎂光燈閃亮不停，我贈前輩小禮物後，帶他參觀文物，那次陳展以文件及小東西爲主，約一百二十件文史資料，前輩看得津津有味。

等記者們都走了，前輩不放心左顧右盼，要我看是否有有人在他背後，我確定真沒人在他背後，並將房門關上，他才低聲同我交談說：「我之前被整怕了，今天來還有點擔心。」此話讓我震驚不已，相信前輩在文革時一定受到極大的迫害，至今多少年過去了，依舊在擔心害怕。該次展覽，大陸官方對我的態度是不支持、反對、不宣傳。也因無法宣傳，所以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才瞭解自己真是太天真了，居然敢在大陸辦展，真是自找苦吃。

二〇〇七年開始，每一年都有前輩去逝，有些是我熟知的，在將近七、八年來的交流中，我可以感覺到他們老化的過程。張亞崗伯伯是我的顧問，常拿一些抗戰空軍老相片，去尋找相片中人員姓名及其他資料。有天想去探望張伯伯，撥電話竟成空號，因此電詢汪媽媽（汪夢泉夫人），汪媽媽說：「你不知道嗎？張亞崗突然病逝了，只通知幾位同學參加公祭，現場沒多少人……。」

沒有多久，徐媽媽（徐華江夫人）來電：「你知道嗎？段有理上月在睡夢中走了……。」，因為從未與他們的孩子見過面與交談，前輩走了我也無從得知。我相信沒有人知道段有理這個人，就曾有前輩告訴我，在整個抗戰期間，以空軍執行的任務次數來說，段有理是排在前幾名的，但如果扣掉運輸和偵察，就單以作戰任務而論，段有理肯定是排第一。

他飛行技術好，作戰十分勇猛，老美很喜歡他，因此派他出作戰任務比任何人多。如此傲人的戰功，卻在空軍的戰史中，幾乎見不到他的名字出現。如今前輩在平靜中走了，就好像不曾存在過，真令人感傷。

同年五月底，協會最後一次聚餐，此次前來參與餐敘的伯伯都是第三

批留美學員，有副會長虞為、李欽、關振民、郭汝霖、黃翔春、王松金、剛葆璞及筆者（家父田景詳身體欠安無法前往）共八位。當天，虞為伯伯宣布兩件事，一為他身體愈來愈不好，會長夏功權亦重病，協會會務全交給我負責；另外就是我們原稱「中美空軍混合團」，應改稱為「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因為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以英文翻譯來說應是聯隊而非團，之前是錯誤的現在一定要改過來，雖然有人表示抗議說「團」比「聯隊」大，用了那麼多年還改什麼。但虞為說不行，一定要改，我知道這將又是我的工作。



最後一次的聚會，亦為第三批留美學員餐聚。左排一：李欽、虞為、王松金、關振民；右排一：黃翔春、剛葆璞、郭汝霖。

席間全都是近九十歲的老同學，一談起了成年往事，更相互鬥嘴：「你還記不記得在某次的空戰中我救了你一命？」

「我的技術還要人家救？你老了糊塗啦，記錯人了！」

「你才老又糊塗，這把年紀了還要裝不知感恩！」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前輩，像孩子一般相互鬥嘴，其中有兩位一直拒絕我做口述歷史的前輩，也在大談軍校學生期間的趣聞，每個人都好像回到了青年時期。如今，當日出席的前輩中只剩一名痴呆及一名無法出門的前輩，餘皆已病逝。寫到此就感覺，此情此景好像昨日一般，前輩們的笑臉就在眼前。

二〇〇八年是令人難過的一年，年初父親病故，且成立了二十三年的「二戰退役人員協會」在七月被迫解散，九月會長夏功權伯伯病故，那年包括國外兩岸的中美聯隊隊員共有五位病逝；此後，每年亦有多位前輩病故。

多年來，在整理中美聯隊的空軍戰史的過程中，常感到非常孤獨而寂寞，自行出錢出力，找不到可協助及討論的對象，辛苦整理資料文章放入網站也少有人閱覽，在加上對岸將我

「中國飛虎」網站封鎖（直至二〇〇八年底），期間曾多次想放棄，但有對岸及國外的網友寫信給我，又激起了我的熱情，其內容大致為「我只知道我的先父是空軍飛行員，在一九四四年作戰陣亡，其生平資料及相片都在文革期間燒毀了，至今未知父親是長得何樣，也不清楚在空軍哪個單位，及陣亡的時間地點。」，獲得此資訊後，我會先在我的資料中找到此人的名字、期別、相片及陣亡時間與地點，再去拜訪他的同期同學或戰友，問清楚此人在學生及部隊的情形。之後，將收集到的資料寫信告訴對方，當收到對方的感激信件時，我突然又有精神了，覺得很有成就感，這絕不是金錢所能替代的。

此類事件約有二十多次，大約八成都能獲得一些資料，雖然不多但也是我最大的能力範圍了。延至今日還有人向我查找，我也只能提供一些資料及相片，卻再也沒人可問此人之生平，只能告訴對方，很抱歉此信來晚了幾年，認識您父親的同學及戰友都已病故了。

回想當初「二戰退役人員協會」成立時，會員有一百二十餘名，至今手中人員名單上只剩下個位數，自從我三大隊顧問徐華江伯伯病故後，目

前腦筋清楚、身體能動的就只有一大隊顧問都凱牧伯伯及五大隊顧問李繼賢伯伯二人，但最近也感到他們二位又老了很多，行動上也慢了。凱牧伯伯是協會最年輕的會員，九十二歲了，他告訴我現在空軍所有的活動都不想參加了，整場看不到一位熟識的人，感到很孤獨很沒有意思。

還記得兩、三年前陪李繼賢伯伯第一次返鄉探親，上下樓梯有人要扶，他還不願意，看他九十二歲的侄子拿根手仗，還笑說看上去比他還老，那年他九十八歲。如今快一百零一歲了，體力各方面都大不如前，之前又突腿軟摔了兩跤，好在都是屁股著地，沒傷到什麼，但李老有些心灰意冷的對我說：「反正早已已活夠本了，哪天死都無所謂了。」

我看著李老雙眼還是那麼的有神，希望他老人家能再活長久一些，他是空軍在臺唯一的百歲抗戰老人，也是空軍的國寶，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這一年代已經結束了。

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有多少青年學子投筆從戎加入了空軍，更有多少



攝於民國97年10月5日，空軍官校12期留美1、2期學生聚會，左起：汪夢全（中美聯隊三大隊七中隊）、董汝泉（中美聯隊三大隊三十二中隊）、陳炳靖（美十四航空隊二十三大隊七十五中隊）、唐崇傑（三大隊七中隊），如今只剩下陳炳靖一人健在，餘病故；現臺灣已沒有12期學生了。

正直壯年為國血撒長空，犧牲了性命。就如同徐華江伯伯曾說：「我們是一群跟親人失散的孤雁，飛向漫無止境的天際，在為國家求生存而與日寇戰鬥的時刻，我們何曾忘過家、何曾不想家，但為了國家的生存，我們將性命交付給國家，聽從上級的指示，參加作戰的行動，縱使赴湯蹈火也是在所不辭。」這是我們所有加入抗戰行列的青年，當時的心情寫照。

如今百戰之後的倖存者，再也逃不出歲月的流逝，逐步走向歷史，雖然他們活的時候未被重視過。但在我們歌頌那些為國犧牲戰士的同時，是否更需要緬懷這些一輩子為國家奉獻，默默無名的抗日英雄們！